



【学者视线之张鸣专栏】

学生阴盛阳衰为哪般？

《中国青年报》日前一则报道说，今年安徽上线考生中，女生占85%，后来又证实，女生比例没那么高，但依然比往年高多了。其实，这种情况想必不仅是安徽一省如此，依笔者在大学教书的经验，自从大批的独生子女进入校园开始，阴盛阳衰的苗头就开始出现，近几年是越来越厉害。一个班三四十人，比较出色的基本上都是女生，保研的比例，也是女生高过男生。按道理说，目前中国的人口比例属于男女失调，男生的数量要大比例地超过女生，而高上线男女比例却如此“倒挂”，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有教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现行的考试体制有问题，高考主要是死记硬背型的考试，所以，比较契合女生的思维方式。这种解释，很有为男生开脱的意味，其实未必。试想，中国的考试体制，一直如此，从前比现在更加僵化，现在经过改进，多少有了一些测试综合分析能力的内容，怎么男生反倒每况愈下，大幅度退步？事实上，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已经进了大学的学生，女生在综合分析，开拓思维，甚至创造性方面，一点都不比男生差，女生的优势，并非借了体制的光。如果要找男女生的差距的话，我倒认为，在学生的责任心总体下降的大趋势下，

相对而言，女生要比男生在这方面往往有比较大的优势。当女生学习成绩不佳的时候，多半会有负疚感，感觉对不起父母，而男生则往往表现为无所谓。当然，男生的无所谓，也有某种“优势”，就是他们在面临学业跟不上的境地时，较少选择自杀，而女生因此而自杀的比例显然要高得多。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无所谓一族更可怕》，其实，文中说的“无所谓一族”，在我的视线里都是男生。很多一上大学就沉溺于网络游戏里，成天游荡在大街上的男孩子，别跟他们谈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就是生他养他的父母（多数人的父母其实生计相当艰难），他们也无所谓，光宗耀祖就不必说了。就是凑合毕业，能找个工作，别让父母操心，都做不到。无论是中途退学，还是勉强毕业的，找不找工作，无所谓，就靠父母养着，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都没有。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相当多的男孩子，完全可以称之为垮掉的一代，除了网游、追星、泡妞，一无所能，万事不在乎。当年西方垮掉的一代多少有些反叛，有些标新立异，而我们的这些宝贝，连这点心思都懒得有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不能辞其咎。现在的家庭，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养育人

理多半不对头，甚至有点变态，因为万一失败，则全军覆没，孩子没有玩伴，处在大人的包围之中，心态也会发生变异，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自己娇自己。中国的家长肯定有地区和文化的差异，但娇惯孩子的方式，却惊人地相似，就是拼命让他们学习，别的一概不管，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用他们做任何事情，也不对任何事情负责。为了让孩子能有个好成绩，多数家长都在教孩子自私，自己顾自己，不教孩子合作、助人，生怕自己孩子在竞争中落后。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灵长类雄性对后代或者说家庭的责任心原本就差，如此家庭教育环境，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一趋向。而我们的学校，由于应试教育体制的原因，一般不会在培养责任心上着力，为了升学率，往往把学生之间的竞争，强化到极致，恨不得把家长拴到学校，跟他们的孩子一并读书，家长会频繁召开，连孩子带家长，座位都按成绩排列，孩子之间的竞争跟家长间的竞争追星、泡妞，一无所能，万事不在乎。当年西方垮掉的一代多少有些反叛，有些标新立异，而我们的这些宝贝，连这点心思都懒得有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学者视线之王达三专栏】

下一个国学话题：秦始皇有几根头发？

近几日国学圈内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比如：有关专家考证《柳氏家谱》后，发现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不具于谱，因此是个千年谎言，甚至是宋代代理学家的道德骗局；北京大学李零教授通过考证后，认为孔子的身高和姚明差不多。

国学红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国学话题自然也就层出不穷。但是，出现了如此众多缺乏依据、无价值、耸人听闻的国学话题，却不能不使人怀疑所谓“国学热”只是一种虚热，而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甚至是背离了“国学复兴”应有的价值持守。

难道《柳氏家谱》没有记载柳下惠吃饭，他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南宋《柳氏家谱》没有记载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但是西汉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却明载此事。缘何宁信近书而不信古书？如果朱熹题字《柳氏家谱》就是宋明理学家编造“坐怀不乱”的道德谎言，那么今人为古书写的前言、序言、题词等又何止千千万万？难道今人都涉嫌编织谎言？

清代有些考据名家曾认为商朝根本不存在或只是传说，但20世纪初殷墟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却有力地回击了这种怀疑。人们一直认为东晋梅賾所献《尚书》是伪造之书，但近年出土郭店楚简中有的战国时期的书简残片却用

了梅賾本《尚书》中的不少句词，证明梅賾本《尚书》极有可能是古本和真本。

今人怀疑古人古书不是不可以，但有个基本前提，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不是动不动就拿古人恶搞，为了从所谓的研究国学中寻找自身利益。谈古人、做学问、写文章都需要贯通古今、小心求证、缜密推理，这是研究国学的基本要求，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李零根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的说法，精确计算出孔子身高221.76厘米，和姚明的个子差不多。一个大学教授、考据名家，竟然花心思求证这些鸡零狗碎的问题，真不知道是国学的笑料还是败笔。看来，保不准李教授哪天就会拿出证据说张飞使用丈八蛇矛是真是假的问题来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恶搞古人、天价国学班、国学书籍粗制滥造、国学研究者频繁走穴，等等。这些现象凑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国学大拼盘”，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看似国学复兴，实则是对国学的一种亵渎。进而言之，制造无聊国学话题的人是在吃国学饭，而关注无聊国学话题的人则是在看国学戏，国学的真精神却无人问津、悄然流失。说到底，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国学研究也已经打上了“利益为王”的烙印，所谓的

研究国学，往往只是借了国学的皮肤，用以炒作自己、谋取利益而已。

国学即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体系和文化命脉，是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兴我国学即塑我国魂。或者说，国学精神的自觉和复活，本应是国学复兴的主体内容和基本诉求。国学精神的复活，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伦理道德，无论知识学问还是生活旨趣，皆是有助于诊治价值虚无、精神空虚、道德滑坡、人际疏离等现代社会文明病，并肩负有支撑中华民族复兴以及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做贡献的历史使命。如果不能堪此重任，则与其复兴，不如死亡。

《左传》上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我们也可以说，人为制造和炒作国学话题，打着国学旗号败坏国学声誉，就是给国学带来灾难的“庆父”。此一恶习不除，则国学永无宁日，甚至是会日趋沉沦与堕落。这样的国学复兴，要它何用？

但是，正如保不准李零教授哪天会弄出个张飞使用丈八蛇矛是真是假的国学话题来一样，也保不准下一个国学话题就会是秦始皇到底会有几根头发？国学，到底是媚俗无聊、娱乐至死，还是凤凰涅槃、脱胎换骨？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哲学博士）

白领们或许更需要“生存报告”

■今日视点

“白领”这个曾经令人无比羡慕的词语，在房价、医疗带来生活压力加剧、物价持续上涨的今天，其光芒已经逐渐剥落，成色也已经大打折扣。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才会引起巨大的争议。

11月4日的《广州日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公布了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包括各城市物价水平、居住成本、交通成本、城市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因素都被考虑在内。在这份工资标准中，北京白领的月收入被划定在5000元以上，而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的白领月收入则被划定在5350元、4750元、3780元不等。标准公布后的随

机调查显示，人们对这份白领工资标准基本持赞同和反对两种态度。赞同者认为，与清洁工人、进城农民工相比，这种收入已经很不错了。但更多的意见则是表示反对，很多人认为，这一划分白领的工资标准实在太低。其中一名被调查者说：“北京月薪5000的白领，买套建筑面积100平方米的房子，大约要不吃不喝攒20-30年吧。”

综合人们对这份工资标准的反应来看，即使是表示基本认同的人，实际上也有着太多的无奈——曾经风光无限的白领已经在收入上与清洁工人和农民工相比才能找到一丝安慰，这里面实在有着太多的辛酸。而那位拿北京房价作比的调查者，更是将白领艰难的生存状态描述得淋漓尽致。或许，对于那

些顶着白领头衔在城市里艰难讨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在如今这个年代，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份虚空的白领工资标准，而是一次真实的生存状态调查，将他们在城市中每一次沉重的呼吸都真实地展露于众人之前。

不久前上海一位白领曾将自己的真实生存状态贴到网上，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这位白领将自己的开销事无巨细地罗列了出来，到了最后，他发现自己的收入在维持正常开销之外已经所剩无几，在城市里买房结婚已经是一个缥缈的梦想，持续高涨的房价正成为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其实到了今天，白领们的生活压力只会变得更大——房价还在上涨，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很多白领们

一转身就会发现，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正应了那句俗语：“物价涨得比胡子长得快，工资涨得比眉毛长得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白领们还有多少心情去关注那个虚空的工资标准，他们所关注的是，什么时候房价能降下来，什么时候在城市中的生存压力能变得小一点，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安个并不奢华的家。

白领的生存状态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单纯地发布所谓的白领工资标准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白领们更需要的是一份真实展示他们生存压力的报告。这样的一份报告，或许会很残酷，但正因为它的残酷，它才会促使管理者去直面白领们所代表的民生难题。

（易其峰）

北大，请保留一颗开放的心

■公民发言

从5日开始，北大将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北大负责人昨天表示，查验证件不是针对本校同学，而是为了堵住那些挤占北大教学资源的社会闲散人员。

（《新京报》11月4日）去北大“蹭课”和“偷课”曾经是一些向往北大并渴求知识的青年津津乐道的事情，以往的北大一直对此比较宽容，并被传为美谈。想不到现在北大要把这条路给堵死了。尽管北大宣称，这不是绝对禁止校外人员到北大旁听。但一句“社会闲散人员”的称谓显然已经把北大对“蹭课族”的鄙夷不屑充分表露出来了，以后校外的“蹭课族”要想像从前那样堂而皇之地进入北大课堂听课，恐怕得看人家北大的脸色了。

北大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开放史。且不说上世纪初蔡元培校长著名的“兼容并

包”的治校方略，已经造就了一个多元、开放、宽容的北大，就是一般的现代大学，也应该具有开放和宽容精神的。当然，这种开放的内涵比较广泛，从大处讲，可以指是对各种学术思想的包容和接纳；从小处讲，则可以指是对八方来客的接纳，包括那些对北大管理工作带来一些麻烦的“蹭课族”。北大如此堵住了“那些挤占北大教学资源的社会闲散人员”，是不是也关上了开放的大门，扔掉了那种宽容、大度、多元的传统北大精神？

三年前，北大作出规定，限制外来人员随便进入校园参观游览，一时舆论大哗，人们一致追问：北大，怎么如此吝啬？北大究竟是谁的北大？目前北大又要清退所谓的校外“闲散人员”了，这自然更加让人感到困惑：置身于北大神圣的课堂之上，我们究竟“闲散”在哪里？北大，请别失去开放的传统好不好？（李先伦）

霸道的机场建设费该废止了

■热点纵论

因坐飞机时被收了100元机场建设费，律师韩甫政便起诉民航总局，要求退还机场建设费并取消该项目收费，法院已经正式受理。据称，这是国内法院首次受理有关机场建设费的行政诉讼。

（11月3日《广州日报》）据统计，1992年至今，我国民航业共收缴机场建设费累计超过300亿元。对于机场建设费的收取，全国人民都觉得费解，于是，人们发出“天问”对其进行质疑——如果坐飞机要交机场建设费，那么，坐火车是不是要交铁路建设费？坐汽车是不是要交公路建设费？住旅店是

否要交房屋建设费？买菜是不是要交菜市场建设费？看病是不是要交医院建设费？如果坐飞机要交机场建设费，理由成立，那么，这种逻辑也可能被自然延伸，比如，让坐飞机的人交飞机制造费、机场人员工资、机场设备费、机场上厕所费等等，甚至，这种逻辑会被移植到其他领域也未可知。还有，乘客出了机场建设费，那机场算是谁建的？乘客算不算股东？机场收入有乘客的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乘客交建设费，机场自己赚钱，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然而，这项本来于2005年应该终止的机场建设费，却在相关部门的核准下续征至2010年。这种霸道的行政

收费，再次令全国人民陷于无奈。

其实，乘客购买机票，是购买一种航空运输服务，其机票价格已经包含了机场建设的成本，而专门让旅客支付机场建设费，显然属于双重收费。我们知道，行政收费需要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才能征收，但“自建国至今尚没有一部法律作出具体或相关规定，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以机场建设费的名义予以征收”，就是说，机场建设费缺乏法律依据，其本身已经涉嫌违法。此外，我国《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规定，政府制定或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

应该举行价格听证会。机场建设费正是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然而，在机场建设费的决策中，作为缴费主体的乘客却似乎并无任何发言权。有专家说，“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民航部门对公众合法权利的一种蔑视！”

所幸的是，终有律师韩甫政怀着以卵击石的悲壮，毅然向机场建设费发起挑战。如今，法院终于首次受理有关机场建设费的行政诉讼，但愿法院能作出公平的裁决，为机场建设费早日废止加一把力。

（海瑶）

病人给医生送红包也算赠予？

■异论锋生

北京几家医院负责人就“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与网民交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陈虹在回答“医生收受红包”问题时表示，该院允许医生先暂时收取并保管患者赠予的红包，但须在其康复出院时原数退还。

（11月4日《京华时报》）陈虹说，医生收受红包的情况分为两种，一是索要，一是赠予。我第一次听说病人给医生送红包是赠予！病人在付给医院医疗费用后，不应当再和医生、医生之间发生经济关系，病人犯得着主动赠予医生“红包”吗？赠予是一种自愿行为，但病人向医生送红包，是心甘

情愿的吗？

陈虹说，“你要不拿，病人反而心里不踏实。”医生不收红包，曾被三令五申。但为何医生不接红包，病人反而心里不踏实呢？心里不踏实，在于医生有接受、索要病人红包的习惯，于是，一些病人生怕医生不接红包就不能保质保量提供医疗服务。可以说，医生收红包是导致病人心里不踏实的根本原因，然而，在陈虹眼里，这一因果关系倒置，显然是荒谬的。

陈虹说，医院还定期向已出院的病人发放调查单，了解退还红包的情况。这就更加令人奇怪，病人的红包，不收就是了，何必非要搞那么多浪费人力物力的名堂呢？（王攀）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